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经由猝死，拥抱无常

在书店举行的签书会上，作家，也是电影女主角，正一本一本给读者签上名字的著作，叫《关于猝死》。

没有比这几个字能让看《隔壁房间》时的我，更快打开进入这电影的门。短短两三个月期间，在我身边的“猝死”事件，共有三起，如果不把琼瑶的“安乐死”计算在内。

虽然上星期客死东京的大S徐熙媛，不属“身边的人”，但公众人物与我们的密切性，对比亲友的“熟悉却陌生”，可以是“陌生而熟识”。恰恰由于她是陪伴一代人成长的“闺蜜”，余震肯定持续更长更久，因为死者是震中央，生者才是漩涡。

另两位的身份是幕后功臣，但行业翘楚如电影美术设计朴若木，他的成绩如《阮玲玉》《色，戒》有目共睹，忽然传来他的死讯，大众一

片惋惜的同时，一个月前才跟他聊过电话的我，只有更觉不可置信。还有编剧王纪尧，年龄尚轻，怎么会才出现不适，便因细菌入侵（据说）而仓促离世？

回到银幕上的签书会，当有读者问作家英格丽（朱利安·摩尔饰）：“在序言里，你说写这本书，是为了更了解和接受死亡？”她回答：“是的，看起来死亡有违自然，我很难理解有生命的东西非死不可。”

签书会上，英格丽抬眼一望，面前站了许久未见的史黛拉，从她口中，得悉也是久违的玛莎罹患癌症，英便坐言起行，到医院探望垂死的老友。

有趣的是，这个序幕只在电影才有，在小说里，故事由一个大学的讲座开始，出席讲座的英格丽没有名字，她就是“我”。“我去听一个男人演讲，地点在某大学校区……我跑这一趟是有个朋友生病，住在这边一间专门治疗她这种癌症的医院。我和这位亲爱的老友已经几年没见，以她的病情来看，见了这一面，也许就没有下一面了。”

那位“朋友”，和小说中的“我”，或“他”无异，都没有姓名。原著作者以“去名化”呈

现笔下人物的普遍性，电影导演阿莫多瓦却把“他”的大学讲座，从小说的开篇，搬到电影的后半。更关键是，电影中玛莎曾是身经百战的战地记者，在小说里，“她”却只是一个“坐以待毙”的病人。

由小说到电影，一个问题不能不问，观众在看电影

为了控制而活的我们，什么时候才学会拥抱无常？

《隔壁房间》前后，有读原著小说的必要吗？

且看原著小说的内容简介：一位女士讲述了她在平常生活中与不同人的一系列邂逅……在每一个人身上，这位女士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需求：渴望谈论自己，渴望有一个听众来倾听他们的经历。直到其中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请求，将她吸引到了自己的一次强烈的、转变性的经历中。

非同寻常的要求，就是陪伴患癌的“她”（玛莎），完成在美国并不合法的“安乐死”，这同时是“我”（英格丽）重新认识死亡的一课：为了控制而活的我们，什么时候才学会拥抱无常？